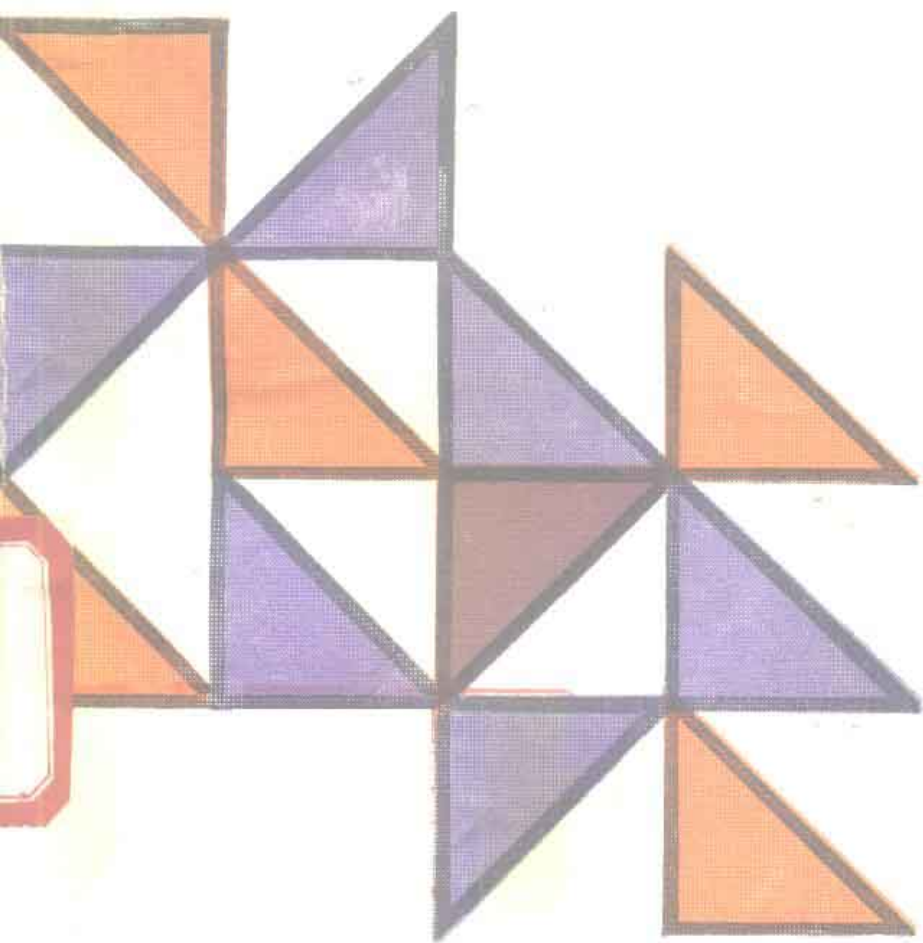


杨 熙 龄

理 智 梦



0119300

理智梦

8

理智梦

LIZHI MENG

作者/杨熙龄

责任编辑/方鸣

封面设计/倪天煦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新华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6.5 字数/97,000

版次/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780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01-000315-7/Z·45 定价 2.60 元

DG17/18

致青年朋友

青年朋友们：

我疾步向你们走来。

在你们肩上，担负着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在你们四周，一个开放的世界在喧响。在你们眼中，无限美好的未来在闪光。

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唤，你们是思考的一代，行动的一代，你们求知的渴望和改革的热情为我催生。

我向你们走来，面向着现代化、面向着世界、面向着未来。我熟悉你们的面孔，热爱你们的心灵。你们是新型的探险者、实业家、诗人、思想家，你们是永远不安于现状、企求改革的勇士，你们是匍伏于人类文化的田壤，孜孜地收获与播种的耕夫。是的，你们，只有象你们这样胸襟开阔、目光

远大、热爱文化、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三个面向。

面向现代化绝不是一味盲目地贪新骛奇，结果未获现代化，已患现代病。新奇之物并非都有生命力，浅薄无聊的东西也常有新奇的面孔。惟以理想和创造为最高价值，以祖先的大地为家，才不致如流水落花，做无根的漂泊者。

面向世界并不意味着与世界对峙，它要我们投入世界，与世界共忧，思人类所共思之题，创人类尚未创之业，解人类仍未解之谜，让中华民族的参天巨树挺拔于世界民族之林。

面向未来不仅意味着时间上的无限性，也意味着勃发的想象力。未来永远敞开着，迎纳涉过暗夜的来者。在向未来的行进中，历史的必然被征服，成为自由。想象的辉光照亮路途，未来的天地如梦，我们的任务是变梦为现实。

我向你们走来，开始了充满希望的航行。大学生的宿舍，自学者的斗室，校内外青年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沙龙，每一个立志振兴中华的中国公民

的角落，是我心中的港口。

也许我和你们一样未脱稚气，因为孕育我的，是一颗颗和你们一样年轻的心；把我奉献给你们，是一双双和你们一样探索着的手。我向你们走来，正是为了和你们一起前进。

有人说，我是现代化的一间小小的思想实验室，供人们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发展。

有人说，我是世界的一扇小小的窗口，向人们展示新思潮，新学科，新信息。

有人说，我是未来天空上的一朵小小的彩云，吸引人们追求新文化，新价值，新人生。

是的，我的名字叫《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丛书》。然而在你们面前，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只希望听到你们说一句：“你是真正属于我们的。”

朋友们，清晓的光已照亮崎岖的山路，走便是当前的任务。让我们负重前行，毫无踌躇，肩并着肩，手拉着手。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丛书》

目 录

1. 塔上	1
2. 诗人的辩证法	8
3. 美梦还是噩梦	30
4. 认识论死了	74
5. Intermezzo: 梦土游草	109
6. “跳不出自身”的梦	129
7. 一个教条	160
8. 书后	197

1、 塔 上

象进入了梦境似地，我来到这片曾被雪莱叫做阿特兰替斯(Atlantis)的土地上；阿特兰替斯，雪莱咏叹过的理想乐土。一天，我登上了阿特兰替斯土地上最高的塔，一座人手建造的 553 米高的钢塔。

在塔上圆形的瞭望厅中，我环顾塔下的广大土地，和一片茫茫的大湖。沿着大湖之滨，有耀眼的色彩，紫一片、黄一片、碧一块、金一块，煞是好看，但细看不象是造化的神工，倒有点象一幅“界画”，是谁用钢尺和铁笔绘成这冰冷的画面？僵

死的花团锦簇；残酷的美，奴化的美，悲哀的美。

“都是碎片，这些银行啦、法院啦、学校啦……”我耳畔有人向我解释着，“这一切都是互不相连的碎片，人造的碎片，精密量度、精密制造的碎片，机械切割成的碎片……”

“是的，我看清楚了，就如万花筒里边五颜六色的碎玻璃片，”我回答。

“人们在碎玻璃片堆成的万花筒里悲号，”耳畔的声音又在提醒我。

“哦，我听到了，这撕心裂肺的歌声，就是你们叫做摇滚乐的吧？”我问。

“随你叫什么都可以，我曾经写过《尤理森的悲歌》，但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我猛回头去看他，啊！

“你，你不是布莱克先生，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先生吗？写《猛虎歌》的布莱克先生？但丁曾靠了维吉尔的导引，而神游幻境；我何幸，有你，布莱克先生的陪伴和指引……”

“我愿意同你一起眺望这景色，”布莱克先生很随便，然而流露出了对我很信任的样子，兴致勃勃地说，“这是尤理森统治着的国土，把一切都撕裂成碎片，这牛顿—培根—洛克的理智统治下的做着梦的国土……”

“多谢你的指示，我看得清楚些了；那不是，那边，朝东，再向东看去，越过一片大洋，在迷雾中，隐约露出的，不是圣保罗教堂的圆顶吗？那不是伦敦塔么？那曾经囚禁过《乌托邦》作者的塔么？……是布莱克先生你的出生之地……再往东看去，那不是艾菲尔塔的塔尖？那却是你在这世时还没有出现的建筑物呢……”

诗人并不理睬我，“在这”一语似也没有触犯他，却继续以低沉而又激越的语调，在我耳畔说着：

“一切，包括人类身内和身外的一切，都被那刻薄的理智——尤理森的铁腕撕裂成碎片了，殊相脱离了共相，特殊脱离了一般，偶然脱离了必然，有限脱离了无限，诗脱离了智慧，变成悲嚎，真也脱离了善，变成教条——尤理森抓不住真，真的碎片从他的网里漏走了，唉，那个罗素呀！美也脱离了善，唉，那个什么华莱斯·斯蒂文斯！爱，也脱离了情，化为病毒——AIDS！学术？早已成了碎片堆，此间再无通才，而只有被囚禁在自己专门学问牢房中的所谓专家们——自己学问的奴隶……看这一片土地，不是裂成了无数的碎片，唯其有小碎片，所以有了大碎片，工业、金融、政治、学术、文化……贴上梅隆、卡内基、洛克菲勒、摩

根、杜邦、福特、麦考密克、范德比尔家族的碎片徽号……碎片也逃脱不了碎片的共性，它们的共性是脱离了善的兽性，是\$，是被奴役的理智，是机械的梦。

“在这尤理森统治下的土地上，人们在碎片中做梦，做着碎片的梦，这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一场梦……”

“美梦，还是噩梦？”

“是噩梦，也是美梦。作为一个职业的蚀刻家、版画家，不，一个画家，我爱画梦，各式各样的梦。我主张美必须用清晰有力的线条来表示，如拉斐尔那样，丢勒那样，但决不能用刀锯来把美切碎，过度精密，就是不精密，人们久已陷入精密的错觉和梦幻，牛顿、培根、洛克们的学说，遂变成痴人说梦。”

“噢！尊敬的诗人，你瞧，你瞧，你家乡古老的圆屋顶、塔尖、王宫，还有你最熟悉的西敏寺，似乎在下沉，在沉落下去！可不是吗？啊，诗人，你瞧，你瞧，你家乡的小岛下沉了！阿尔比温陆沉了！噢，噢！欧罗巴陆沉了！还有，看南边，海的彼岸，那有名的银城一座座高楼也在下沉！”

“不但那些，”诗人镇静地在我耳畔低语，“便是你脚下的塔，这尤理森之塔，不是也在下沉着

么？柏拉图不是早讲过，这美丽无比的阿特兰替斯，由于其居民的邪恶，而终将陆沉的么？它将被万顷碧波所吞没！”

是的，脚下的钢塔确实在缓缓地下沉，这阿特兰替斯乐土最终必陆沉。有了诗人的陪伴，我一点不觉害怕，甚至也不感到诧异。我扶住老诗人的路臂。

这衣衫褴褛而身材魁伟的穷诗人、穷画师，却还在喃喃低语：

“但这只是梦的碎片在下沉，一个有二千年古老的偏见，一个古老的偏见在下沉，亚里士多德，不，巴门尼德的偏见在下沉；在梦之国里，只有梦，是梦在下沉，本来没有任何基础的梦的理智，当然要沉没，沉吧，沉下去吧。看，你看，看我们脚下茫茫安大略湖的北边，在格雷文赫斯特小镇上空，有一片云彩升起了。”

我看到有一片绯红的云在湖上兴起。

“拙著有《九夜梦》一诗，我也画过许多画，留给世人，我预言人类不能躲过这一场漫长的梦，但人类将梦醒……”

“但是，老师，这梦境还未被驱散，也许这梦境终将散去。雪莱，啊，不，老师，你的友好中有位玛丽·伍尔斯东克拉夫特女士否？”

“是的，我记得她。”

“就是她的女婿，那位短命的诗人雪莱，曾斩钉截铁地预言：

世界的伟大世纪重新开创，

黄金时代重又来到；

大地如蛇蜕皮那样，

抛弃她破旧的衣袄。

天在欢笑，宗教和王国成为过去，

仿佛一个破碎梦境的残余。

但这日子何时来到？人类要摆脱这残梦，怕还早吧，理性的复归怕还早吧？可是现在脚下的土地已在沉陷，老师！”

“我不是说过了么？梦的土地上一切都是梦，它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下沉呢？除了梦的碎片！尤理森！尤理森！”

这穷画师面对着塔外的云天，如面对着无物，忽然举起手杖，指着遥远的欧罗巴，咤叱道：

“孽障，孽障！汝其知返乎？奥伏赫变之时已到。松手，此何物耶？核弹头？哈，哈，尤理森！汝罪不可逭矣，尤理森，尤理森！”

穷画师忽仰天大笑。

难道诗人的辩证法把核弹头看作无知小孩手中的花炮？所以他还在笑。我虽不想哭，可也笑不出来。人的思想高低相差有如此。

“老师，你不是说过，这尤理森怪物，有一天会否定他自身，蜕变而成光明的王子的么？他不是终将改变其恶魔撒旦的本性的么，这人类一度迷误的产物，枯瘠的理智；但他新生之日，恐还早吧？”

猛回头，哪有布莱克先生的踪影，他已去世了150多年！陪伴着我的，是我的小友，刚失业的大学讲师艾立克。他在无声地叹息。

理智梦，何时醒？

2、

诗人的辩证法

拿某一个时期的诗人和哲学家的思想来作比较研究，早就有人做过，例如美国文艺理论家赫尔许(E. D. Hirsch, Jr.) 60年代初就拿19世纪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德国哲学家谢林的思想作过比较研究。他所著《华兹华斯和谢林：浪漫主义思潮的类型学研究》是一部有特色的研究浪漫主义思潮的著作。

赫尔许在该书中说过：他探讨的是华兹华斯和谢林二人思想中的共同点，目的是阐明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而不是华兹华斯或

谢林各自的复杂个性。他不企图研究二人中任何一个的独特心灵，而是把他们共同的特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也就是研究这种特殊世界观内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

最近，参考了赫尔许的这种研究方式，在欧洲 19 世纪辩证法思潮的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是戴维·朋特 (David Punter) 的新著《布莱克、黑格尔和辩证法》一书。^①虽然欧洲 19 世纪辩证法思潮同浪漫主义思潮有密切的关系，但对于当代西方学术来说，辩证法思潮研究的重要性，显然大大超过对浪漫主义思潮的研究。

经过一二十年的研究，朋特发展了赫尔许的比较研究方法，更为明确地联系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思潮，研究了看来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作者（一个是诗人，另一个是哲学家），从中发现一种共同的哲学观点，而这种哲学观点则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朋特凭其识见，选择了布莱克和黑格尔这两个人物作为其全面考察和比较研究的对象。在过去，人们很少拿这两个人物的思想来作全面的比较；最多也不过是就某些局部方面作些对比而已。

① 荷兰阿姆斯特丹“罗多丕”(Rodopi) 出版社，1982 年初版。

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及其对科学的重大意义，目前正缓慢地在英美哲学界逐步得到客观的评价；朋特在他的著作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认真探讨，也许有助于促进这一趋势。因此，朋特的书不仅应该被当作研究英国伟大诗人布莱克诗歌的一种著作，而且也应该被当作反映当前英美哲学界对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的再认识的一部著作。我们能够从书中看到 20 世纪以来极度贬低黑格尔学说的英美哲学界，到了 80 年代的今天在黑格尔研究方面出现了何种变化，在这种复苏起来的黑格尔学说研究中，还存在些什么问题。

. . .

生活在 18 至 19 世纪之交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其诗歌和散文中时有辩证思维的吉光片羽，例如其名句“对立才是真正的友谊”，“没有对立面，没有发展。吸引和排斥、理智和活力、爱和恨，都是人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等等，早已为人们所传诵。他的思想中有相当出色的辩证法因素，也早为全世界文艺界和哲学界所公认，但是他的哲学观点究竟如何，他是否有意识地表述辩证法，他的辩证法是什么样的辩证法，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却又是言人人殊了。

例如，英国文艺理论家雅各布·勃朗诺斯基